

CHINESE
G I R L

中国女孩

景文周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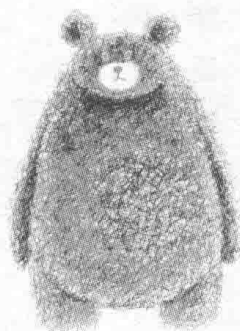
专属女孩的喜怒与哀乐，秘密与向往。

作家出版社

CHINESE
G I R L

中国女孩

景文周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女孩 / 景文周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7-5063-8960-0

I. ①中… II. ①景… III. ①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0024 号

中国女孩

作 者: 景文周

责任编辑: 省登宇

选题策划: 周方佳

装帧设计: 夏 冬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230 千

印 张: 8.25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960-0

定 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主要人物

- 葛拉拉 外国语中学学生
- 葛 兰 葛拉拉之母，某邮政所所长
- 韦 禛 外国语中学学生，葛拉拉的结拜姐妹
- 韦 轩 韦禛之父，摩的司机
- 奚 乔 葛拉拉初三同桌，葛拉拉的追随者
- 昌 蔚 班长，葛拉拉初中同学
- 郎 珊 副班长，葛拉拉的对头
- 何 璇 郎珊好友，韦禛的对头
- 胡一扬 郎珊的同学
- 苏有泉 葛拉拉的朋友
- 花 蓉 文娱委员，葛拉拉初中、高中同学
- 彭一阁 韦禛的高中同学
- 冷 暖 葛拉拉初中班主任，数学教师
- 黄东平 葛拉拉高中班主任，语文教师
- 弥尔登 外国语中学英语口语外教

像明净的湖面，似幽蓝的大海，如清澈的小溪。

那是一双眼睛。一双十四岁少女的眼睛。

眼睛盯着的是一扇封闭的窗。窗口很大，被铝合金分割成九个方框。方框上装着玻璃。玻璃内，黑压压的一片脑袋。圆圆的冬瓜似的脑袋，机器人一般排列组合着。玻璃窗外，有邈远的蓝天，有飘浮的白云。蓝天很远，白云也很远。蓝天和窗子的夹缝里，是一片不算大的苗圃，学校叫它“碧碧园”。近处的郁金香开得正烈。五彩纷呈、光彩夺目的郁金香花蕾正摇曳着斑斓在招蜂引蝶。几只白色的蝴蝶在花丛中飞舞着、追逐着，成双成对，翩翩跹跹。郁金香外边是一排桑树，两三米高，齐刷刷的，好像一道绿色的屏障，遮挡了外围的桃子、苹果、梨树，还有山楂。屏障上泛着亮光，那是晨阳照耀下桑叶的鲜绿。茂盛的桑叶分蘖处，红嘟嘟的桑葚磷磷烁烁，犹如调皮的娃娃眨巴着眼睛。感谢学校的素质教育，桑葚完完整整得以保存，自自然然缀果成熟。殷红赭黄的桑葚点缀在蓊蓊郁郁的葱绿中，显得那么的娇贵与神秘。衬着头顶的蓝天，铺着盛开的鲜花，那是一幅绝妙的画卷。一对小鸟儿飞了过去，落入画卷的桑枝上。瞬间的宁静，小鸟儿欢叫着啄食起桑葚来。那只头上顶着几丛孔雀翎的小鸟儿，一边啄食，一边还跳跃着扭动着显摆着张扬着。女孩看出来了，那小鸟儿叫“角角”，学名叫“麦鸡”。头上顶着孔雀翎的是男生，沉浸在欢快中不停啄食的是女生。男生角角向女生角角献着殷勤。女孩不想让两只小鸟儿破坏那幅画卷，对着窗子用嘴轻轻“嘘”了一下。无奈那角角不理不睬，继续我行我素地跳跃着、疯狂着、破坏着。

女孩叫葛拉拉。

葛拉拉一只手托着下巴，大拇指轻轻压着桑葚般鲜红的下唇，凝

眸望着窗外的风景。冷不防，一个纸团落在女孩的课桌上。她吓了一跳，忙收回眼睛，捡起纸团展开，上面写着：当心，前边有眼睛。

纸团是女孩后边的韦祺扔过来的。葛拉拉转首向她示谢，回头看黑板。黑板上写满了与航天、核动力、铀浓缩有关的数字，还有由数字组成的公式。葛拉拉不喜欢数字和公式。她不想当宇航员，不想造核潜艇，也不想生产浓缩铀。她只想像蝴蝶、小鸟儿那样在花丛间在树林里嬉戏飞翔。可是，女孩只是女孩，她没有翅膀，也不具备飞翔的条件，况且，还有铝合金方框隔着。她只得看黑板，看那面播放着数字、公式的更大的框框。框框里，数字老师正在躬身耕耘着。 x 平方、勾股弦、不等式，挤满了那面黑框框。框框下是几十双呆滞的眼睛。葛拉拉的心思仍在窗外的风景上，不经意间，眼睛又飘向了窗外。

葛拉拉，看什么呢？

停止了耕耘的数字老师歇斯底里地吼着，快步从讲台走过来，拉起葛拉拉的一只胳膊说，请出去看！

女孩不得不走出教室。

02

初二（8）班教室在三楼西头，门外的走廊光亮宽敞。课下，走廊成了女孩的谐趣园。大家三人一团、五人一堆，倚着栏杆，眺望校园里的花花绿绿，也看帅哥酷男争风吃醋、打斗追逐。上课时，走廊又成了惩罚触犯校规班纪学生的“刑场”，但凡违反纪律的同学，往往被逐出教室站在走廊上。

葛拉拉凛然正气走上“刑场”。

女孩没把罚站放在心上。她本不喜欢那些数字、公式，机器人一般撑着脑袋坐着，还不如站在外边舒畅。外边有晴朗的天空，有和煦

的阳光，时而还有飞翔的鸟雀。葛拉拉向往自由的鸟雀。只是，她的个子略显高了些，站在那儿像一根树桩似的，若是碰上老师、领导问你为什么站在门外，你怎么回答？好在二（5）班教室外也站着一个学生，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葛拉拉不认识那个男孩，瞄了他一眼，心中多了几许宽慰。

那男孩肯定不是个好家伙，站在门外还没个老实样，一会儿甩几下胳膊，一会儿吊几下膀子，还时不时朝着葛拉拉笑。

葛拉拉没理睬那个男孩，一边听教室内数字老师那频频的唠叨，一边琢磨着下课后怎样被训斥。按数字老师的惯例，凡被请出去的学生课后都要跟她去办公室，罚站，批评，写检讨，然后耽误你几节课，然后回教室。女孩不怕罚站，小小年纪，终日坐着，没准儿中学没毕业就得患上颈椎腰椎尾椎突出增生什么的。再说，站在外边多风光啊！还能呼吸新鲜空气。那满教室臭烘烘发了霉的污浊空气常常让葛拉拉窒息。还好，她是坐在窗台下的，闷了可以打开窗子，不然她早霉变成臭豆腐了。葛拉拉站着想着、想着看着，时而也向教室瞄几眼，毕竟还有半节课呀！忽然，女孩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下边那地方隐隐涌动着一股热流。糟糕，来事儿了。她下意识地伸手触摸那地方，完全忘却了走廊另端站着的男孩。还好，那地方垫的有纸巾。拉拉从小爱干净，加上受妈妈的熏陶与影响，即使不来那事儿，那地方也常垫着纸巾、护垫什么的。可是，那纸巾似乎薄了一些，要是洇湿衣服怎么办？葛拉拉想找个地方换片护垫。然而她被禁锢在了走廊，怎能闯进教室找护垫呀！女孩就那么在走廊上站着，站着看蚂蚁上树、听树上鸟鸣。不行，一定得去WC，哪怕重新整理一下也好。她穿的是单裤，一旦洇透可糟了。葛拉拉朝教室看了一眼，数字老师仍在津津乐道着，完全忘记了教室外站着的葛拉拉。哼，才懒得看你哪！女孩想着，急急慌慌跑下了楼。

数字老师姓冷名暖，任初二（8）班数学老师兼班主任，四十出头，乍看却像个老大妈。由于她特别强调数字，被同学们私下称作“数字老师”，也有人暗地里叫她“冷老太太”。

冷老太太的“冷”其实是严肃。平常，你很少见她有过笑容。无论课堂课下，只要有学生在场，她一准绷着张脸。按她的逻辑，这叫“执教从严”。你整天跟学生嘻嘻哈哈，学生能上好课能学得会吗？为此，不少学生的确有点怕她。

葛拉拉不怕。不就朝窗外看了一会儿嘛，有什么了不起？女孩站在冷暖的办公桌前，眼神中流露出一屑与淡然。

说，上课朝窗外看什么看？

办完杂事饮过几口水湿润了喉咙的冷暖坐在椅子上开了腔。

葛拉拉不吱声。言多必失嘛，不定哪句话说得不妥，被冷暖抓住辫子，不说罪加一等，你也得说出个小老鼠上灯台。所以，保持缄默是最好的办法。反正那么点芝麻蒜皮事儿，你不吱声，她还能把你吃了？不料，冷暖这天改变了策略。

葛拉拉，我知道你不喜欢数学，可不喜欢数学怎么能行呢？这是一个数字时代呀！计算机、飞船、核潜艇、导弹，哪项技术能离开数字？高科技是什么，高科技就是数字，是由数字建筑起来的时代工程。你语文、英语再好，能造出飞船造出核弹来？过去有人说，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真是至理名言哪！再说，中考不考数学行吗？高考不考数学行吗？就算你将来考艺术学校，不也得有个总分吗？总分上不去，能考上好学校？没有好学校，将来能有出息？……

冷暖继续讲着，从数学讲到数字，从数字讲到科技，从科技讲到中考、高考，讲到生活、生存。

葛拉拉一点也没有听进去，满脸无所谓地站着，站着等待冷暖的发落。谁知冷暖又一反常态，讲罢那段惊心动魄的理论之后，无奈地叹了口气说：去吧，去吧，抓紧把作业做完。

葛拉拉感到惊讶。按班主任的性格，最后让她写检查、做保证、请家长才对呀！可是，可是，这么让“去吧”。冷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女孩反而有点担心起来。难道她要和家长结成统一联盟对我攻击？我又没犯啥原则性错误，攻击我干吗？回到教室好半天了，葛拉拉还在思绪中游弋。

第四节自习，葛拉拉着手写作业，写班主任布置的数学作业。毕竟那节课没认真听，毕竟接着又罚了站，打开课本，几道题她都不会做。皱着眉头咬着笔杆想了半天，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来，无奈，女孩又想到了投机，可四下一看，不少同学已经做完题回家了。葛拉拉重新做，一题一题做，面前那张演草纸画得满是数字符号，头脑里还是糨糊一盆。眼看着同学们陆续离去，葛拉拉急了，抓过前排一个同学的作业准备抄答案，正在这时，班长昌蔚走了过来。

葛拉拉，快一点啦。

葛拉拉不吱声，低着头只管抄。

值周班长郎珊也走了过来，附和着昌蔚说道，听见没有，快一点啦，该锁门了！

葛拉拉心里正烦，被郎珊一激，抬起头冲着郎珊嚷：你叫唤什么呢？

郎珊也不示弱，威风凛凛地站着说：怎么着？课堂不认真听，作业抄别人，还有脸发问？

葛拉拉心里本窝着一团火，见郎珊侮辱她，忽地站起来：我听不懂你屁事呀！

你骂谁？你骂谁？郎珊也来了气。

眼看着一场战火一触即燃，昌蔚一把拉住郎珊说，干吗呢？你们干吗呢？

葛拉拉不再理睬郎珊，把作业本往桌子上一推，抓起书包冲出教室。

平时拥挤的车子棚跟拥挤的教室一样，放学后显得空荡荡了。偌大的车子棚区，三三两两的单车、山地车冷冷落落地支撑着钢筋铁骨，静候着姗姗来迟的主人。葛拉拉抬眼看见了郎珊的那辆美利达，如同面对着郎珊一样，心中的火马上又燃烧起来。不就个值周班长吗？圣什么！想着，疾步走到美利达跟前，弯下腰，迅速拔掉了美利达的气门芯。

04

葛拉拉骑的是一辆赛车，两手撑着车把，腰和车把平行，屁股成了一颗流星，在冒着热气扬着沙尘的都市里穿行，犹如发射到太空的航天器，绕着地球，循着轨道一圈圈飞转着。生活给了少年们太多的格式化。葛拉拉也不例外。她骑着赛车上学放学，她坐在教室听课做作业，时而还要受同学的欺辱或老师的批评，她回到家里吃饭睡觉，连那月月必来的例假也形成了定式。葛拉拉是最讨厌格式化的人哪！

平贴在赛车上，穿行于车与人的轨道内，葛拉拉有一种轻松感。她喜欢这种感觉，这种闪电般狂驰置生死于不顾的感觉。什么功利前程希望生活统统在穿行中化为气化为风化为大自然中的一粒尘埃被抛在了身后。那是一种释放、一种超脱、一种化解。比坐在课堂听老太太那枯燥的数字有趣多了。哈哈，看你怎么回家。骑到得意处，女孩又想到了郎珊和被她放了气的美利达。也是葛拉拉车速太快，也是注意力没有集中，正要穿过那道十字路口，葛拉拉和从右边飞驰过来的一个男孩“接吻”上了。那男孩的赛车把葛拉拉狠狠地撞倒在地上。

女孩从地上爬起来，还没来得及去扶躺在一边的赛车，那男孩冲着她吼起来：找死呀你，会骑不会呀？

葛拉拉拍了下手，眼中的泪涌了出来，正欲道歉，韦祺的车子“吱嘎”一下停在了他们身边。

凶什么凶？你把人家撞倒了，不道歉还要横，有脸没脸呢？

男孩见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也不搭话，跨上车子扬长而去。

韦祺把葛拉拉的赛车扶起来，问：摔着没有？

葛拉拉摇了摇头。

韦祺说：郎珊正在车棚里撒疯呢，你干的好事吧？

女孩接过车把说：今天真倒霉！

05

郎珊对葛拉拉的那个气呀，便窝在了心里。她当场猜到是葛拉拉。除了葛拉拉还能有谁？郎珊在车棚里吆喝了一阵，在昌蔚的劝和下，推着车子到外边充气。

下午一到校，郎珊便跟葛拉拉较上了。

葛拉拉，凭什么拔我的气门芯？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葛拉拉装糊涂。

凭什么拔我的气门芯！郎珊义正辞严。

谁拔你的气门芯了？

还反问，想让我找出证人吗？

好哇，找吧！葛拉拉满脸的不屑。她知道没人看见她，即使有人看见也未必会站出来帮郎珊。找哇，谁看见我拔你的气门芯了？葛拉拉冲到郎珊跟前。不就几天的值周班长嘛，凭什么冤枉人？

这下郎珊没辙了。她本想以势压倒葛拉拉，没想到葛拉拉反较上了。她找不出证人，除了昌蔚，于是向昌蔚投去求助的目光。昌蔚虽

也猜出是葛拉拉所为，但由于没亲眼看见人家，自然无法出面作证，见郎珊理屈，便主动走上前去劝和，算了，算了，同班同学的，何必呢？郎珊，回座位去！

班长的权威生效了，郎珊走回自己的座位。然而，葛拉拉不答应了，一下拦住昌蔚，班长，你让郎珊说清楚，凭什么诬赖好人？

就是，凭什么诬赖人家？

坐在后边的韦祺也帮上了腔。

昌蔚耐心地劝说着：葛拉拉你想干吗呢？值得这样吗？好了，好了，我替郎珊赔个不是。

葛拉拉哼了一声，脸上充满了得意。

韦祺朝葛拉拉笑笑，将一个纸团扔到她桌上。葛拉拉捡起纸团展开，那上面写着：

无理犟三分。

06

葛拉拉怎么也没想到，郎珊会用同样的方法治她。晚自习放学，她的车子气也被人放了，不仅放了气，连气门芯也不知扔在了什么地方。她知道是郎珊干的，可你有什么法子？算我倒霉。女孩想着，气嘟嘟地推上车子，刚走出车棚，又站住了。这么晚了，去哪儿打气呀！连气门芯也没了，干脆打的算了。葛拉拉又把车子推回车棚，放好，背着书包急匆匆出来。

葛拉拉，怎么没推车？走出车棚的葛拉拉又碰上了韦祺。

气门芯被人拔了，我打的回去。

等一下我送你。韦祺边进车棚边说。

葛拉拉站着等韦祺。来来往往的同学从她跟前走过，往里进的，

往外出的，背着包的，推着车的，带着笑的，绷着脸的，也有边走边聊的。葛拉拉在一边站着，从兜里掏出两片口香糖，剥开一片塞进口中嚼着，另一片捏在手里等韦祺出来。

给。见韦祺推着车子出来，葛拉拉将另一片口香糖递给她，说：我驮你吧？

就你那身材，悠去吧！韦祺说。哎，有人报复吧？

还用说呀？

郎珊也真是，小人一个。

要不她能当上班委，还值周班长哪！

两个女孩说着走出校门。韦祺骑上车，正要启动，葛拉拉忽又想起了什么，说：韦祺，韦祺，你先等一下，我回教室拿本书。说着快步向教室跑去。

教室的灯已经熄了，看来同学们都离开了教室。是呀，忙了一天闷了一天累了一天，谁还愿蹲在教室受煎熬呢？葛拉拉没下课就离开了教室。她“咚咚咚”跑上楼。跑上楼时将同班同学奚乔撞了个趔趄。奚乔说都熄灯了，你还往楼上跑什么？葛拉拉说有本书落教室了，晚上得用。

灯的确熄了，走廊上黑乎乎的。葛拉拉径直走到二（8）班教室后门，推了推，门锁了。她又走到前门，也落了锁。进不了教室，钥匙在值周班长郎珊手里。想到郎珊，女孩心里的火便往上涌。早上不是郎珊开教室门吗？叫你不得好过。想着，葛拉拉吐出嚼了半天的口香糖，借着昏暗的星光塞进了前门的锁眼里，还用手指往里边抵了抵，不放心，又将后门的锁眼里也塞了一些，这才匆匆跑下楼去。楼上没有人，葛拉拉的心里充满着轻松和愉悦。

拿了？等候在校门口的韦祺问。

拿了，开蹬吧！欢快得如麻雀般的葛拉拉说。

韦祺骑上车子，发动脚轮。葛拉拉坐上后座。茫茫夜色里，变幻着灯光的都市大街上，两个女孩说笑着穿行在来往的车流中。

晨阳悬空，草木葱茏，鸟语花香。初夏的早晨是一天中最美的时刻，也是莘莘学子们最宝贵的时光。晨读铃拉响，各班教室内同时播放出朗朗的书声。初二（8）班教室门前，那条宽宽的走廊里，拥趸着几十个男孩女孩。有的站在一边议论，有的没事人一般闲扯瞎聊。郎珊和几个班委挤在门口，轮流摆弄那把门锁。郎珊头上冒着汗，双手捉住钥匙用力扭动着。该死的锁，怎么打不开你呢！一个男生换掉了郎珊，把锁眼外边的口香糖清理掉，把钥匙硬插进锁孔，抱着钥匙左旋右拧，钥匙怎么也不听使唤，已经要变形了，锁仍稳稳地落坐在门上，不愿打开。

最初，同学们围在教室门口，等了一阵，见仍打不开锁，有同学便主动退到了后边。

总算可以休息一个早上了。

哪位哥儿们想出这么个妙招？棒！

缺德，往锁眼里塞口香糖，好好的一个早读糟蹋了。

班干部都是怎么当的，连教室门也看不住。

嘿，有趣。

几个同学议论着、谈笑着、观望着，不急不愠。葛拉拉站在学生群里，靠着栏杆，掩饰着内心的惬意，同一个女生说着什么。不知谁想到了一个点子：用身份证，用身份证可以把门打开。可是，学生们没人带身份证，十四五岁的少年还小，他们用的是学生证。学生证也行，只要是硬纸襻都行。还是那个学生说。一个男孩掏出学生证递给他。那男生将学生证顺着门缝插进去，一边往里塞一边晃荡门。学生证被掇得皱巴巴了，门还是没打开。

打电话让开锁公司来人吧！一个女生说。

昌蔚从教室门口站出，对班委何璇说，你去叫冷老师，看她有没有办法。真是，谁这么缺德！一向温和的班长也开始牢骚了。

何璇正要向外挤，冷暖小跑着上了楼：都站在走廊干吗？进教室，进教室！

几个同学笑笑，说：进不了教室啦！

怎么回事？冷暖从后边挤过来。

昌蔚说：老师，谁往锁屁股里塞了口香糖，我们轮换着开半天了。

让我看看。冷暖压着火接过钥匙，试了几下，说：来，过来几个男生。

几个男生往前挤了挤。

你们几个后退一点。冷暖推着门口的几个女生，对后边的男孩说，我用纸褙顶住锁舌，你们几个用力撞门，来，一，二——三！

几个男生用力撞向门面，“咔嚓”一声，门开了，门框却被锁舌别掉了一大块——不修肯定没法锁门了。同学们挤着涌进教室。此刻，晨读下课铃声响起……

08

冷暖坐在办公桌前，脸色阴沉着，布满了浓雾，那浓雾中随时可暴发雷电。葛拉拉站在她的对面，没事人一般望着冷暖。女孩知道，冷暖要追问塞锁眼一事，而且，他们肯定怀疑了她。尤其那个郎珊，能不向冷暖汇报吗？汇报什么，葛拉拉不清楚，她只清楚，冷暖不会轻易放过她。可女孩不怕。反正没人看见我。没人看见就没有证据，没有证据就无法定罪。只要我不说，看你啥办法。

说吧，是不是你干的？

老师，你让我说什么？

塞锁眼哪！

我塞锁眼干吗？

你说呢？

我怎么会塞锁眼呢？

是呀，为什么要塞锁眼呢？

我没有塞。

葛拉拉，你还想不想上学了？

一番对话后，冷暖真的变脸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这是破坏！破坏你懂不懂？你塞了锁眼，门框被别坏了，全班耽误了一节晨课，你的行为太恶劣了你知道吗？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这么好的读书时光，那么多勤奋好学的同学，一下子被你搅了。你不学也罢了，为什么要破坏全班呢？

老师，我没有破坏。葛拉拉插了一句。

没破坏是谁干的？冷暖追问。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葛拉拉辩白。你可以问问韦祺，我的车子气门芯被人拔了，没法骑车，她送我回家的。

不用问，谁也不用问。我只问一句，你还想不想上学？

葛拉拉不吱声。

冷暖接着说：想上学如实坦白，不想上学现在就走人。

葛拉拉有点慌了。难道冷暖抓住了把柄？还是在故意吓唬我？不可能，楼上根本没人哪！她忽然想到上楼时碰到了奚乔。可奚乔不知道哇！他慌着下楼，我慌着上楼，天那么黑，他怎么看见我塞了锁眼？冷暖是在诈我，肯定是的。不能说，即使不让上学也不能说。女孩心里想着，继续辩解道：冷老师，我真的不知道，你不让我上学我也不知道。昨天你批我，那是我错了，我上课没注意听讲，向窗外看了。今天你批我，我认为不应该。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再说，我干吗要塞锁眼呢？你处分我、开除我都行，总得有个证据对吧？现在是法制社会，昨天政治老师还这么讲。没证据你要开除我，那也叫

违法。

冷暖的攻势瘫痪了。她本想用强攻让葛拉拉自招，然后再批她处分她，没想到一向沉默的葛拉拉突然机巧伶俐起来，不仅没有招认，还把法制搬了出来。这下冷暖被动了。她确实没有证据，只是听了郎珊等几个人的汇报，怀疑葛拉拉。那么不是葛拉拉又是谁呢？即便是葛拉拉，没有人看见，没有人抓住，她坚决不招，你又有何法？一味沉默，就意味着攻势失败。干脆，转攻为守得了。现在的学生，大意不得。想了想，冷暖说道：你不要以为我没有证据，没证据我也不这么说。我奉劝你好好想想，最好早些招认，得到学校的谅解宽宥。中午回去先写一份检查，要写得深刻些，下午咱俩接着谈。

说这话时，冷暖的话里显然没有了底气。

我没塞锁眼，你让我写什么检查呀？葛拉拉坚持。

不写下午就不要来了。冷暖还要将女孩的军。

葛拉拉不说话了，翻了冷暖一眼，转身离去。

09

做贼心虚的葛拉拉心里依旧没底，不知道冷暖是否真的有证据，要真有证据她可就惨了，少说也要受处分，说不定还得请家长来说情。想到这里的葛拉拉有点心虚了。莫非奚乔跟上去看见了，还是谁藏在什么地方？不行，得找奚乔问问，看里面到底有没有猫腻。

从教室背上书包下来，葛拉拉去车棚取了车，推到校门外的修车部装了气门芯充了气，站在一边等奚乔。

奚乔是个顶一般的男孩，还有点邋遢。不过，他挺仗义的。葛拉拉记得，有一次她在运动场打网球，不小心撞倒了奚乔，而且还踩了他的脚。葛拉拉马上赔礼道歉。谁知奚乔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说了句“没关系”就走了。换了别人，非得跟她干一仗不可。所以，葛